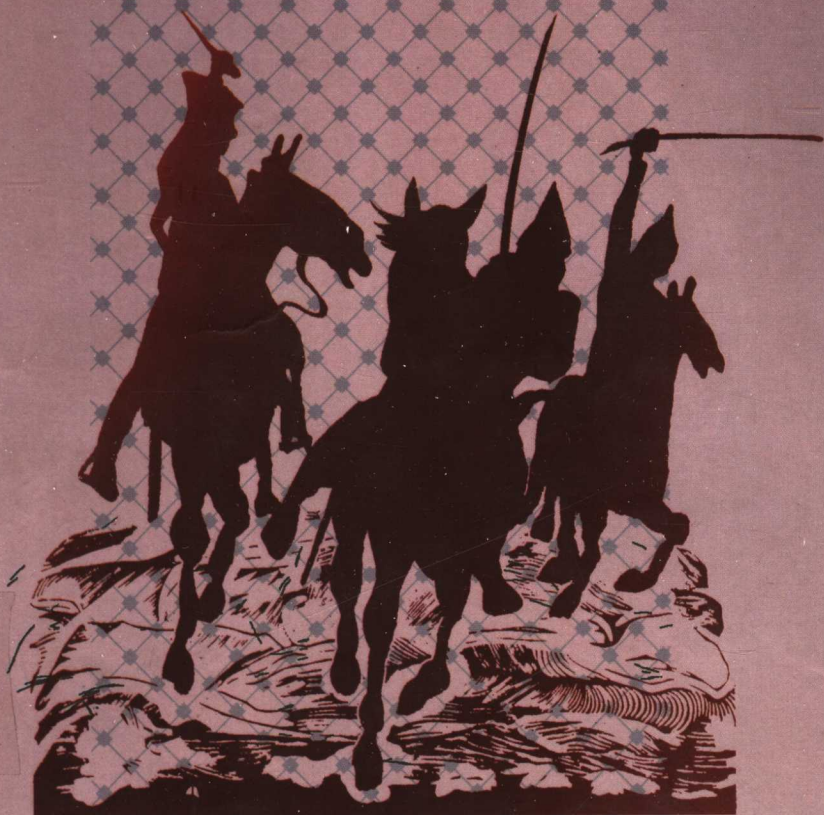


教育部《中学语文教学大纲》指定书目

→名著必读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王志冲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教育部《中学语文教学大纲》指定书目



名著必读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王志冲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/(苏)奥斯特洛夫斯基著;王志冲译.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2.7

(教育部《中学语文教学大纲》指定书目——名著必读)

ISBN 7-5327-2558-8

I. 钢... II. ①奥...②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苏联—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3832 号

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
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

本书根据《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》
Москва, 1989 年版译出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[苏]Н·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
王志冲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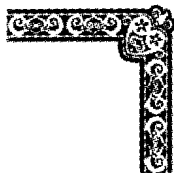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375 字数 362,000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5,101—20,200 册

ISBN 7-5327-2558-8/I·1489

定价: 15.80 元



主要人物表

帕维尔·科尔恰金(帕夫卡 帕夫卢沙 帕夫卢什卡) 工人、战士、
干部、作家

玛丽娅·雅科夫列夫娜 帕维尔的母亲

阿尔乔姆·科尔恰金 帕维尔的哥哥,钳工、市苏维埃主席

塔娜(塔尤莎 科尔恰金娜) 帕维尔的妻子,女工

谢廖扎·布鲁扎克(谢尔盖 谢廖日卡) 红军战士、团区委书记

丽塔·乌斯季诺维奇 红军师政治部工作人员、共青团省委委员

伊万·扎尔基(万尼亚 万卡) 孤儿,红军战士、共青团区委书记

伊格纳特·潘克拉托夫(根卡) 装卸工、货运码头共青团书记

瓦莉娅·布鲁扎克(瓦莉尤莎) 谢廖扎的姐姐,烈士

尼古拉·奥库涅夫(科利亚) 机车库共青团书记、共青团区委书记

安娜·博哈特 宣传站站长、区党委妇女部长、党中央妇女部工作人
员

东尼娅·图马诺娃(托涅奇卡) 少年帕维尔的女友

费奥多尔·茹赫赖 水兵、党的地下工作者、省肃反委员会主席、军区
特勤处副处长

多林尼克 木匠、党的地下工作者、市革委会主席

阿基姆 共青团省委书记、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

托卡列夫 钳工、筑路工程队队长、区党委书记

列杰涅夫 老布尔什维克,高层领导干部

扎哈尔·布鲁扎克 谢廖扎的父亲,火车司机

波利托夫斯基 火车司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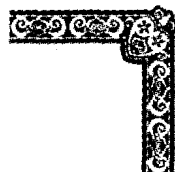


德米特里·杜巴瓦(米佳伊) 共青团区委书记,托派

图夫塔(沃洛奇卡) 共青团省委登记分配处处长,托派

茨韦塔耶夫 铁路工厂团委书记,托派

维克托·列辛斯基 波兰世袭贵族,七年制学校学生,告密者



目 录

主要人物表.....	1
------------	---

第 一 部

第一章.....	3
第二章	18
第三章	33
第四章	58
第五章	72
第六章	86
第七章.....	117
第八章.....	140
第九章.....	160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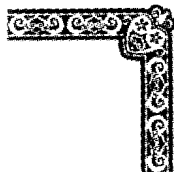
第 二 部

第一章.....	175
第二章.....	195
第三章.....	227
第四章.....	265
第五章.....	297
第六章.....	314
第七章.....	328
第八章.....	347



第九章	363
附录	369
译后记	412

第一部



第一章



“你们当中节前上我家补考的——都站起来！”

虚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法衣，脖子上挂着厚重的十字架，气势汹汹地把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。

六个同学——四个男生、两个女生，从凳子上站了起来。这时神父的两只小眼睛射出凶光，像要把他们都刺穿似的。孩子们惴惴不安地望着他。

“你们坐下，”神父朝两个女生挥挥手。

她们赶紧坐下，松了一口气。

瓦西里神父的一对小眼睛死死盯着四个男生。

“过来，你们这些活宝！”

瓦西里神父站起来，挪开椅子，走到挤成一块的男生跟前。

“小捣蛋们，你们谁抽烟？”

四个男生小声回答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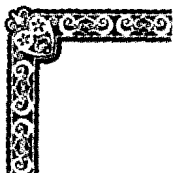
“神父，我们不会抽。”

神父脸涨得通红。

“小坏蛋们，你们不会抽烟，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烟末的？不会抽烟吗？咱们这就来瞧瞧！把口袋翻过来！嘿，快点！没听见我的话吗？翻过来！”

三个孩子各自动起手来，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。

神父仔细检查口袋的线缝，寻找烟丝的碎屑，但什么也没发现，便转而逼视着第四个孩子。这个男孩长着一对黑眼睛，穿着灰衬衣和蓝裤子，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。



“你干吗像个木头人似的站着不动?”

黑眼睛的男孩按捺住心头的仇恨,瞧了他一眼,压低声音回答:

“我没有口袋,”说着,伸手摸摸缝死了的袋口。

“哼,没有口袋! 你以为这么着,我就弄不清是谁搞的这种恶作剧——糟蹋发面了! 你以为这次自己还能留在学校里吗? 不,小宝贝,没那么容易。上次是你妈妈恳求把你留下的,现在可休想了。给我滚出去!”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,把他推到走廊里,随即关上了门。

教室里沉寂下来,学生们个个耷拉着脑袋。谁也不明白,帕夫卡·科尔恰金为什么被撵出学校。只有帕夫卡的好朋友谢廖日卡·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。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上神父家去补考,在厨房里等候神父的时候,他看见帕夫卡掏出一撮烟末,撒进神父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。

被赶出校门的帕夫卡,坐在大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。他想,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,每天从清早做到深夜,对他又那样关爱,这下怎么回家向妈妈说呢?

泪水哽住了帕夫卡的喉咙。

“现在我该怎么办呢? 全怪那个该死的神父。可我干吗撒烟末呢? 是谢廖日卡撺掇我干的。他说:‘来,咱们给恶毒的家伙撒一撮。’这不,真的撒了。谢廖日卡啥事儿也没有,我却多半要被开除。”

帕夫卡和瓦西里神父是老冤家了。有一天他跟列夫丘科夫·米什卡打架,为此神父不准他回家,罚他“饿一顿”。一位老师生怕他在空教室里淘气,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。帕夫卡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。

这位老师瘦骨嶙峋,穿着黑上衣,在讲解地球和天体。他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,星星也和地球类似。帕夫卡听着,惊讶得张大了嘴巴。他觉得听到的内容太新奇了,真想站起来对老师说:“《圣经》里可不是这样说的。”但有些胆怯,生怕挨训。

神学课神父是一向给帕维尔打满分的。所有的祭祷歌、《新约》和《旧约》,他都背得很熟;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什么,他记得清清楚楚



楚。帕夫卡决定向瓦西里神父问个明白。下一堂神学课刚开始，神父刚坐到椅子上，帕夫卡就举起了手。得到允许，他便站起来问：

“神父，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，地球存在了好几百万年，并不像《圣经》里说的五千……”冷不防，他被瓦西里神父的尖叫打断了话头。

“混蛋，你胡扯些什么？原来你是这样学《圣经》的！”

帕夫卡还没来得及辩解，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，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。一分钟后，帕夫卡鼻青脸肿，吓得半死，被推到了走廊里。

回到家，帕夫卡又遭到妈妈狠狠一顿斥责。

第二天妈妈到学校去，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。打那以后，帕夫卡恨透了神父。既恨又怕。他不容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，当然也不会忘记神父没来由的这顿体罚。他把仇恨埋在心底，不露声色。

后来这男孩又一再受到瓦西里神父的歧视凌辱：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就被撵出教室，接连几个星期罚立墙角，而且从此不再关心他的功课。这样一来，到了复活节前，他不得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去补考。而在神父家的厨房，他把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。

没有人发现，但神父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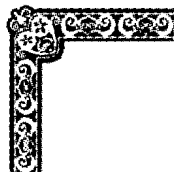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下课了，同学们都拥到院子里，围住帕夫卡。他脸色阴沉，一声不吭。谢廖日卡没有从教室里出来，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，可是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伙伴。

校长叶夫列姆·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打开的窗户里探出脑袋，他那低沉的嗓音把帕夫卡吓得打了个哆嗦。

“让科尔恰金马上到我这儿来！”他喊道。

于是帕夫卡心儿怦怦直跳，朝教师办公室走去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，脸色苍白，一双淡色的眼睛毫无精神。他朝站在旁边的帕夫卡瞥了一眼。



“他多大啦？”

“十二岁，”妈妈回答。

“也行，让他留下吧。条件是这样：每月八卢布，干活的日子管饭，干一个昼夜，回家歇一个昼夜，可不准偷东西。”

“决不会的！决不会的！他不会偷东西的，我敢担保，”妈妈急忙说。

“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，”老板吩咐，随即转身关照身旁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：“济娜，领这男孩到洗碗间去，让弗罗霞给他派活，顶替格里什卡。”

女招待正在切火腿，她放下刀，冲帕夫卡点点头，就穿过大厅，朝通洗碗间的边门走去。帕夫卡跟着她走去，妈妈急忙紧随其后，低声叮嘱帕夫卡：

“帕夫卢什卡，你可要勤快，别丢脸！”

她以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，然后朝大门口走去。

洗碗间里忙得不可开交：桌子上碗碟刀叉堆得高高的，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，不住地在擦这些餐具。

有个男孩年龄比帕夫卡稍大点，长着一头蓬松的火红色头发，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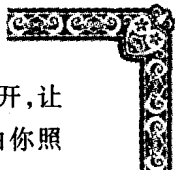
洗碗碟的大木盆里开水冒着蒸气，弄得满屋子白蒙蒙的，帕夫卡刚进来，连女工们的脸也分辨不清。他愣在那里，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也不知道该站在哪儿。

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在洗碗碟的女工跟前，抓住她的肩膀，说：“弗罗霞，瞧，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，顶替格里什卡。”

济娜回过头来，指着那个名叫弗罗霞的女工，对帕夫卡说：

“她是这儿的领班。她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”说完，转身回厨房去了。

“知道了，”帕夫卡轻轻回答，然后对站在面前的弗罗霞望了一眼，等她派活。弗罗霞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，似乎在估摸他的干活能力，接着卷起胳膊上往下滑的衣袖，用悦耳动听的浑厚嗓音说：



“小家伙，你干点杂活儿：瞧，这口大水锅，你清早就把水烧开，让锅里一直有开水。当然，木柴也得劈。还有这两个大茶炉，也由你照看。到了大忙的时候，再擦擦刀叉，倒倒脏水。小家伙，活儿够多的，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。”她讲的是一口科斯特罗马方言，“a”发音很重。帕夫卡听见这种方言，又看到她红通通的脸上，长着翘起的小鼻子，不知怎么有些快活起来。

“这位大婶看样子挺和气，”他心里琢磨，于是壮起胆问弗罗霞：

“大婶，这会儿我该干什么呀？”

他突然顿住了。洗碗间的女工们哄然大笑，淹没了他的话。

“哈——哈——哈！……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……”

“哈——哈！……”弗罗霞自个儿笑得最欢。

由于屋子里水气弥漫，帕夫卡看不清弗罗霞的脸，其实她也只有十八岁。

帕夫卡一时十分窘迫，转身问一个男孩：

“我这会儿该干什么呀？”

那男孩一个劲儿地窃笑：

“去问你的大婶吧，她会一件件告诉你的，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。”说完，转过身跨进了厨房的门。

“过来，帮着擦叉子吧，”帕夫卡听到一个年纪不轻的洗碗女工的声音。“你们笑什么？这孩子说了什么啦？……给，拿着，”她递给帕夫卡一条毛巾，“把毛巾一头咬住，一头拉紧。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，叉齿上一点脏东西也别留下。咱们这儿就讲究这个。那些老爷对叉子总是看得很仔细，万一发现上面有点脏东西，那就糟了：老板娘马上叫你滚蛋。”

“哪个老板娘？”帕维尔莫名其妙。“雇我的老板是男的。”

那女工纵声大笑：

“孩子，咱们的老板简直像摆设，是个窝囊废。这儿什么都是老板娘说了算。她今天不在，你干一阵就会看见她的。”

洗碗间的门开了，三个堂倌进来，都端着一大堆肮脏的碗碟刀叉。



其中一个宽肩膀、乜斜眼、四方大脸的堂倌说：

“快干，十二点一趟的火车眼看就到，你们还慢吞吞的。”

他看见了帕夫卡，问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他是新来的，”弗罗霞回答。

“哦，新来的，”他说。“喂，这么着，”他伸出一只粗大有力的手按住帕夫卡的肩头，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，说：“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照管好，可你瞧，一个熄火了，另一个也光冒烟。今天马马虎虎，饶你一回，要是明天再这样，就叫你挨耳光。明白吗？”

帕夫卡一声不吭，动手烧茶炉。

他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勤奋卖力。他知道，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，这儿可不是家里。斜眼说得毫不含糊，不听话就得挨耳光。

帕夫卡脱下一只靴子，套在炉筒上，鼓起风来，立刻从两只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里飞溅出火星。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，飞快地跑到倒进污水池，然后往大水锅底添些劈柴，把一些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。他简直一刻不停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深夜，他到下面的厨房里去，已是疲惫不堪。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娅，望着他出去刚掩上的门，说：

“噍，这孩子不一般，干起活来像发疯似的，准是家里揭不开锅了，才打发他来做工的。”

“没错儿，是个懂事的孩子，”弗罗霞说，“干活儿用不着别人在后面钉着。”

“很快就会吃不消的，”卢莎不以为然，“开头都很卖劲……”

帕夫卡干了一个通宵，精疲力竭，早晨七点，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接班的——一个脸儿胖胖、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。

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已经弄得妥妥帖帖，茶炉也已烧开，便两手往口袋里一插，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唾沫，发出嗤嗤响声，神气活现地白了帕夫卡一眼，用不容违拗的口吻说：

“喂，傻瓜蛋！明天早晨六点来接班。”



“干吗六点？”帕夫卡问。“七点换班呀。”

“人家七点换班是人家的事，你得六点半来。再啰嗦，马上叫你脑袋上起个大包。你这小东西，要开窍，别一来就犟头倔脑。”

刚交完班的女工们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。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架势激怒了帕夫卡。他朝对方逼近一步，真想狠狠揍他一顿，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，才强忍作罢。他铁青着脸说：

“你别吼，别吓唬人，要不然就自讨苦吃。明天我七点半来，要打架，我不会输给你。想试试的话，我愿奉陪！”

对手朝大水锅跟前倒退一步，吃惊地瞧着怒容满面的帕夫卡。他没料到会碰上这么个硬钉子，倒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“哼，咱们走着瞧，”他嘟哝着。

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。帕夫卡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，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。现在他也劳动了，谁也不能说他是吃闲饭的了。

一轮朝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。帕夫卡家的小屋子快要看得见了。瞧，不远了，就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后面。

“妈妈大概起来了，我呢，下工回家了，”帕夫卡心里想，一边吹口哨，一边加快脚步。“学校把我撵出来，结果倒也不错。在那里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我安生；现在我真恨不得啐他一口唾沫，”帕夫卡这样思忖着，走到了家门口。推开篱笆门时，又想起来：“对，还有那个黄毛小子，非揍他一顿不可，非揍他一顿不可。”

母亲正在院子里生茶炊，一见儿子回来，就惊慌地问：

“哎，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，”帕夫卡回答。

母亲像要提醒他什么，可他已经明白了。这时敞开的窗户里露出了阿尔乔姆哥哥宽阔的脊背。

“怎么，阿尔乔姆回来了？”他问，心里一阵发慌。

“昨天回来的，留下不走了。要在机车库干活。”

帕夫卡犹豫地推门进屋。



身材魁梧的阿尔乔姆背对帕夫卡坐在桌旁。这时他扭过头瞧着弟弟，从浓眉底下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。

“啊，撒烟末的好小子回来了？嗨，你真了不起！”

帕夫卡预感到，回家来的哥哥准得剋他一顿。

“阿尔乔姆已经全都知道了，”帕夫卡心里想。“他准会骂我、打我一顿。”

帕夫利克有点怕阿尔乔姆。

但是看样子，阿尔乔姆没打算揍他。哥哥坐在凳子上，两只胳膊肘抵着桌子，两眼凝视着帕夫卡，不知是嘲讽还是鄙视。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大学毕业，满肚子的学问，现在却干起倒泔水的活儿来了？”阿尔乔姆说。

帕夫卡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，注意力集中在一颗戳出来的钉子上。但是阿尔乔姆从桌旁站起来，走进了厨房。

“看来不会挨打了，”帕夫卡松了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乔姆心平气和地向帕夫卡询问了班上发生的事情。

帕夫卡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。

“你这样胡闹下去，长大了怎么办？”母亲担忧地说。“唉，咱们对他怎么办？他长得像谁？我的上帝，这孩子让我操碎了心！”母亲抱怨道。

阿尔乔姆推开空茶杯，转过身对帕夫卡说：

“就这样吧，弟弟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往后可得小心，干活别调皮，该干的，都要干好。要是再给撵出来，可要揍得你没脸往外走。这点你要记住。妈妈够烦心的了。你这小捣蛋，到哪儿都惹事，到哪儿都闯祸。今后再也不准这样。你先干一年，我再求人让你进机车库当学徒，因为光是倒泔水，你不会有出息的。应该学一门手艺。眼下你还太小，一年后人家也许肯收。我转到这里来了，要在这儿干活。妈妈再也不能去侍候人，再也不能对什么样的坏蛋都点头哈腰了。可你得注意点，帕夫卡，要好好做人。”

他站起来，挺直魁伟的身子，拿起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好，然后